



册府元龟

卷之六十八
至九十



13
849
22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十八

薦賢 愛民

薦賢

國有進賢之令易稱彙征之吉蓋淑人君子志不掩
善義從公共與得英哲以奉其上者也夫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况乎百城共治萬夫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八十八

乙

觀政按察封部親撫萌俗者哉至乃節行純正才譽彰著名迹韜映鄉里雖服或屬吏之善治或令族之

久廢咸能特達慰薦周旋稱述揚於王庭舉不失德傳曰惟善人能舉其類豈虛語也哉

漢吳公史失其名為河南守雒陽人賈誼年十八以能誦

詩書屬文稱吳公召置門下文帝初立徵吳公以為

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召以為博士

王襄宣帝時為益州刺史時蜀人王褒既為刺史作

頌即中和樂職宣布詩也又作其傳解釋頌歌之義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及作者之意

褒因奏褒有軼才帝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

臣頌

徐明元帝時為涿郡守郡人王尊為護羌將軍坐擅

離部會赦免歸家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帝以尊為

郡令

蕭育成帝時為朔方刺史時馮野王以中山孝王舅

出為上郡太守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

以圖身外足以慮化圖謀也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

不財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

明國家樂進賢也帝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

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

後漢銚期建武初爲魏郡太守時功曹馮勤有能稱
期嘗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
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廉等所反勤乃率將
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於光武初
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

劉育建武初爲濟陰太守郡丞劉平有孝行育甚重
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
椒長

杜詩建武初爲南陽太守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
河劉統及魯陽董崇等

張輔章帝建中初爲東郡太守郡吏王清者祖父翁
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
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清
爲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
尉遂死於難清亦被矢貫咽音聲流渴前太守以清
身有金夷竟不能舉輔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
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乃上疏薦清三世死
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錄此爲司空所辟除步兵司
馬輔傷清不遂復舉其子孝庶也

魯丕和帝永元初爲東郡太守數薦達幽隱名士王

龔等皆備帷幄近侍

張霸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

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按尉並有名稱其

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

數道路但聞誦聲

龐奮和帝時為河南尹緱氏人龐參初仕郡未知名

奮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

向苗為沛郡守有名迹舉桓鸞孝廉為膠東令

法雄安帝時為交阯太守先是交阯都尉胡貢一作龐

子廣為郡散吏雄察廣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帝

以廣為天下第一

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尚書輒優文詩勞來其舉將於公府下詔書

勞來 旬月拜尚書郎

李固順帝時為荊州刺史薦桂楊太守欒巴治迹徵

拜議郎守光祿大夫

范津為北地太守明知人舉傳爨孝廉及津為漢陽

與爨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

蓋勳靈帝中平初為京兆尹是時漢陽叛人臣國眾

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

萬人因版用處士扶風孫瑞為膺鷄都尉桂陽魏傑

為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烏

擊都尉長陵第五雋為靖寇都尉凡五部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

張浩為彭城相薦隱士閻丘邈等

劉翊為汝南太守舉郡人許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

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務舉五官擢張中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部圖為吏以光國朝
孔融為北海相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高幹為并州刺史時嘗林有高行幹表為騎都尉林

辭不受

魏梁習漢末為并州刺史薦州界名士嘗林陽俊王陵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

孟達為安定太守嘗薦涿郡太守王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日以人乏謬備部職時涿郡太守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民和頃任近職奉宣威德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嘗厲節精心思投命為劾言辭

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暗不識真偽以爲雄才兼資
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
家叅居其半比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
展其勤幹而已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悽悽
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
漢惟賢知賢也惟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
今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閒下知指歸便大
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豫州郡
是吾本意

高堂隆爲陳留太守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有五行舉
爲計曹掾明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
張旣爲雍州刺史時武威太守毋丘興甚有惠政旣
上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
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內
撫吏民外懷羌胡士卒柔附爲官效用黃懷張進初
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按民
夷陳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
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躡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
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
胡並惡詣興興皆安郵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

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卽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
蜀劉焉漢末爲益州牧廣漢郡人任安兼通數經究極圖讖不就徵辟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彌疑之輔以消非嘗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時王塗隔塞遂無聘命
晉王戎爲荊州刺史時樂廣有名戎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後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
裴楷爲河內郡太守世晷爲丞楷雅知之薦爲侍御

史

山濤爲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居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向風俗頗革

華譚爲廬江內史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

王敦爲廬江刺史時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敦以賀循爲賢良杜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登用漢武欽賢俊彥嚮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於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

彌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
名實備僚東宮忠恪允著清虛冲淡上俗異軌考槃
空谷肥遁匿迹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
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謹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
是逼夷赴雒夷適於壽陽

孔廡爲吳興太守先是郡人王談父爲鄰人竇慶所
殺後以錚斬度太守孔嚴宥之及廡爲太守究其義
行舉爲孝廉時稱得人
何充爲東陽太守薦徵士虞喜

孔愉爲會稽內史韓續好文學以潛退高操愉上疏

薦之召拜博士續稱老病不起

後秦郭播爲隴東太守時赫連勃勃乞伏乾歸作亂
西北禿髮僭檀沮渠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
欲鎮撫二方播言於姚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
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
得庶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嘗
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絜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
始雄武多奇畧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
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
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

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高車近悟後轍興不從
宋王韶之爲吳興太守郡人潘綜少有孝行綜鄉人
祕書鑿丘繼祖廷尉沈赤默以綜異行庶補左右令
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韶之臨郡發曰前被符孝庶
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
俗援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敷允稱符旨焉程潘
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
行咸積誠內淳休聲外皆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
陳其行跡

陸徵爲益州刺史先是龔穎爲前刺史毛璩從事璩

爲譙縱所殺穎獨不屈節及縱僭號徵之又不起逼
以兵刃執志益堅縱平後元嘉二十四年徵上表曰
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
操彰昔者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害巴庸害殺前益
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休迫受職璩故吏
龔穎秉心貞白抗志不撓殞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
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尤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劫
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
信其節自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蠲之抗辭燕
軍同周苛之肆詈楚主方之於穎蔑以加焉誠當今

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鄉
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
志存砥礪有懷必聞故率愚慤舉其所知過懼紕妄
伏增悚慄願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陸徽爲廣州刺史上表薦士曰伏見廣州別駕從事
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自行
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職無通資而隨牒南
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藩機屢顯符
守年暨知命庶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脆
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端

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是以澄革汗吏洗鏡貪
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慎擢才闕毫露敢
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跡朝省搏嶺表
之清風負冰壺之繫望則思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
緣天澤雲布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
其瞽言希垂聽覽

恭興宗爲會稽太守時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
出身不減秘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
子爲望計郭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士高門原平
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別勅用人故二選並寢

泰豫元年與宗微還京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以勸
風俗
南齊褚淵為吳興太守郡人丘靈鞠為烏程令不得
志泰始初坐事黨錮數年及淵至謂人曰此郡才士
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

王奐為吳興太守武康之沈麟士隱居教授學者數
十百人奐上表薦之詔徵為奉朝請不就
梁謝朓為吳興太守唯與姑熟周興嗣談文史而已
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
鄭紹叔為司州刺史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以

此歸之

後魏穆羆為汾州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
威惠限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
吳平人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羆以吏民懷之並為表
請孝文皆從焉

胡泥為幽州刺史有陽尼少好學博通羣籍泥以其
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

李安世為相州刺史時路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飜
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
請恃慶以從兄文居有才望因推言之孝文遂并拜

焉
鄭義為兖州刺史酸棗令鄭伯孫甄城令董騰別駕
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
稱薦時論多之

北齊王昕為東萊太守時杜弼為光州曲城令為政
清淨務在仁恕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
還昕以弼應詔
後周陳公純為岐州刺史舉遂伯中大夫樂遜為賢
良

唐陳少遊為揚州刺史吳郡陸贄有經學少遊愛其

才君為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

張九臯為宋州刺史時高適好學以詩知名佳句朝
出夕遍人口九臯表薦之

韓滉為浙西觀察使時萬年人常渠年少警悟涉覽

經史滉奏授試秘書省拔書郎

韋夏卿為蘇州刺史扶風竇羣以處士隱毗陵嘗著

書號古今名臣畧三十卷夏卿以丘園茂異薦詔兼

獻其書不報及夏卿為京兆尹又薦之徵拜左拾遺

韋臯為西川節度使西河人段文昌家于荊州側儻

有氣義節度使裴胃知之而不能用臯在蜀表授校

書郎

楊汝士為同州刺史入朝薦防禦判官魏謩為右拾

遺文宗以謩魏徵之後頗竒待之

後唐張全義初任梁為河南尹以李專美名旌之後

奏為陸渾尉

晉趙在禮天福中為宋州節度使奏荐前節州節度

使官李穀乞除一官尋授監察御史

夫牧守吏民之本可以感物而行化者也居其任者

苟能宣恩澤之詔布忠厚之教廣求民瘼洞達治體

知所疾苦去其繁密俾夫百姓寬息一境休和茲所

謂良二千石矣漢氏而下循吏間作至有專行仁惠

務於安輯振恤周困拯濟孤弱或條上其損益或蠲

省其賦調至於推恕心以惜民力違科禁以順物情

苟利於人靡顧于己或出私積以代民租故能上下

忻賴所在化行為吏人所稱績用可紀非夫忠信之

長慈惠之師庶幾乎德讓之風者亦胡以臻此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化於下若有不

從然後用刑罰

薛宣為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所居皆有條教可紀

多仁恕愛利愛而安利也

後漢鍾離意為魯相視事五年以愛利為化人多嚴

富

季善為日南太守以愛惠為政

劉岱為兗州刺史虛已愛物

魏何夔為長廣太守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

收租稅絲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

以法乃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

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

不從教者不從者不得不誅則非官民設教隨時之

意也先王辯九服之則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

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

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

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不治矣太后

從其言

袁渙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信田民不樂多

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

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疆大

祖從之百姓大悅

盧毓爲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
以爲屯田而譙土地燒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
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帝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
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
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
有惠化

王觀爲涿郡太守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
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
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
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子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

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
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
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潔帥下以儉僚屬
承風莫不自勵

晉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東土饑荒賦役繁重吳會
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
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
其業若不爾此一郡久已躡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
布運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
復事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

冊刑 愛民
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寒極
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嘗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
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賈
目循嘗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蒞事
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鄉方任其重可徐
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
才而更不理正繇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
便足以說斷而時意不同近簡較諸縣無不皆爾餘
尤千萬解重歛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
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

此而捕代修嘗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
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嘗制輒令其家及
同伍課捕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
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歿家戶空
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
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請自今諸死罪原
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
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旣
實是政之本又何絕其叛亡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
如初耳令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

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宋徐諮爲始興太守朝廷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諮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或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日課米三十斛一戶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日兒未堪田非或是憚向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免且邊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實此之繇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

三百餘戶鑿坑探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摧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惟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郎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閉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佚不辯自中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太祖嘉之

梁顧憲之仕齊永明中爲隋王東中郎長行會稽郡
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
往來倍多嘗歲西陵牛埭音大稅課格日三千五百元
懿卽如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畧計年長百萬浦
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外長四百
許萬西陵戍前簡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
祖勅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憲之議曰尋始
立一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
人力不捷屢致膠弱濟急利物耳旣公私是樂所以
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

其本各務已功生於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河
或撲航倍價或力周猶責凡如此類不經牛埭煩告
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誼訢始得覓
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之從豐良繇饑棘
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携老扶弱陳力餬口埭司
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本加倍將何
以濟皇茲卹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擢利重增困
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
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
當不殊若事不嗣言懼加遣詰使百姓侵苦爲公賈

恣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徃効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
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益徵斂民所害乃大也
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
任者應簡廉平庶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
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
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卽日不
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
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
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

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三五屬官蓋惟
分端輸調又則嘗然比衆局簡較首尾尋續橫相質
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
年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取積應公贍私
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
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簡未窮後巧復滋網辟
從峻猶不能悛竊尋名之多僞寔繇宋季軍旅繁興
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嘗迷途忘反
回海之大黎庶之衆用心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
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污實增崇曠務詳覽簡

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病前後年月久被其事不存符
旨歸嚴不敢暗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
變萬源聞者莫不驚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
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
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
縣簡保舉其綱領畧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
嬰疾沉痾者重荷生還之恩也又永興與諸賢罹唐
寓寇擾公私殘燼彌復特甚儻值水旱實不易思俗
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
今猶若此吳興本是瘠土事在可知用循餘弊誠宜

改張置法臣緣元懿令啓敢陳管見世祖並從之錄
是以方直見委

蕭景爲雍州刺史初到州省除三迎羽儀器服不得
煩擾吏人

陸果爲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民下所稱

後魏任城王澄爲定州刺史初入中每橫調百姓煩
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

裴良爲汾州刺史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
亂民大饑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
三四良以饑窘因與人民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

自良始也

張昭爲幽州刺史年谷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斯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

辛彥爲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饑上表請輕稅賦從之遂勅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

張煜爲岐州刺史矜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顯入雒仍令復州

劉道試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益元愉逆亂之後加

以連年災險道試頻爲表請蠲其稅賦百姓賴之

崔遊爲河東太守郡有盜戶常供州郡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代郡內感之

杜纂爲清河內史尤愛貧老所至問民疾苦對之流涕

北齊裴讞之爲末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所無預代下民所出爲吏人所懷

赫連悅爲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路繇郡因問所不便悅荅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

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

民不覺損幹悅荅云所言者民所疾苦不敢以私潤
負心文襄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乃勅依事施行
房謨嘗爲徐兗二州刺史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
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民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
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

後周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
經雨頽毀每須脩之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
槐樹代之旣免脩復行旅又得庇廕太祖後見怪問
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
夏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唐崔善太宗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朝廷立議戶殷
之處聽徙寬鄉善爲上表稱畿內之地是謂戶殷下
羸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歷近實
違非經通之議其事乃止

賈敦實高宗咸亨初爲洛陽長史洛陽令楊德幹尤
稱殘猛敦實謂人曰政在養人義須存育傷生過多
雖能亦不足貴也嘗抑止德幹德幹亦爲之稍減
敬暉則天聖歷初爲魏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
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
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繇是人吏咸歌

詠之

狄仁傑中宗通天元年契丹攻瀛州河北震動太后制起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停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具仁傑旣至悉放歸農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

魏州刺史 魏州刺史以地在兩京之間車駕在京及東都並爲近州常被支稅藁以納閑廐休奏蕭均配餘州中書令張悅駁之曰若獨免魏州卽當移向他郡是刺史欲爲私惠耳乃下符不許休復

將執奏察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爲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爲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州人于今稱之

崔縱 爲河南尹時兵革甫定人戶什耗六七縱悉心爲理惠愛簡易蠲苛去煩先是戍邊之師歲繇雒陽者儲噐取辦於編戶縱始官備不徵於人令五家相保俾自占告發歛以繩胥吏之私又益導伊雒以通里閭漑灌通貨皆不擾人

譚洪 荆襄觀察使至嘗平物價布帛貴則官出賣之或給將吏廩俸故豪家不得擅其利

人不大困
崔衍爲號州刺史居華陝之間而稅重數倍其苗錢
華陝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號之人畝徵七十衍乃上
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歛乃詰衍以前後刺
史無言者衍又上陳人困日久有司不宜以進言爲
譴其畧曰伏見比來諸州應緣百姓間事患在長吏
因循不爲申請不患陛下不憂恤患在申請不詣實
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以言得罪
者是用不敢回顧苟求自安上奏切直爲時所稱後
爲宣歙池觀察使時天下好進奉以給主恩徵求聚

歙州郡頗耗竭韋臯劉贊裴肅爲之首贊死而衍代
其位衍雖不能盡革其弊而衍居州十年頗以勤儉
府庫盈溢

穆贊代崔衍爲宣歙池觀察使宣州歲饑贊遂以錢
四十二萬貫代百姓之稅故宣州人不流散
鄭珣瑜貞元中爲河南尹清淨惠下賤歛貴發以便
百姓時吳少誠寇許州韓全義爲招討使全義與監
軍使發牒催督或非條珣瑜得牒輒挂壁不以付吏
及軍罷盡數百封其所供市草粟珣瑜素以儲積於
陽翟密縣與官軍相近故河南百姓不知僦運之勞

而事集矣
房式憲宗元和中為河南尹時討王承宗於鎮州配
河南府餽餉車四千輛式表以凶旱人貪力微難以
徵發帝可其奏免役人懷而安之

李渤為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
在州上疏曰伏奉詔勅云度支央奏令臣設計徵填
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四十貫臣當
州管田二千九百一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
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為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
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

上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離符印特乞放
臣歸田穆宗下詔云江州所奏實為懇誠若更抑為
必難勝齊所所逋欠宜令時放

衛次公為陝虢觀察使請蠲租錢三百萬人得蘇息
後唐安彥威為河中節度上言被省符課丁夫運石
脩河隄農事方急請以牢城軍千人代役從之
晉東郡留守石重人奏皇后一行發往汴州所有汾
路支贍諸雜物色等並和雇脚乘般馱不擾百姓
盧質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斂累移
文於汴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論賞之

漢趙德鈞為薊門守以北虜孔熾雖軍威不振郡任
甚理兵糧皆給於朝廷而百姓數年不藉租調增峻
城洹惟以軍士役作境內歌之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一十九

威嚴

華樊

威嚴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故子產有言惟有德者能以寬
服人其次莫如猛夫火之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斯威嚴之謂也繇漢以來長人之吏以武徙疆圉而

著稱者蓋有之矣莫不因其天姿之峻厲乘其民風之豪橫繇是懲習俗之弊嚴其約束去害羣之惡正其典刑姦吏震悚羣盜屏去風化肅於境內威聲動於鄰壤人用胥畏吏不敢欺此其所以為能也若夫山甫之不吐剛茹柔而德舉仲尼謂以寬濟猛而致和亦何必厲氣作威然後臻夫治者已

漢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後為南陽太守吏民重足飲迹

尹立為京兆尹尚威嚴有治辨名

雋不疑為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

徒還

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而通俗不曉其意為思慮之慮

其母輒問不

疑所平及活幾何人

及謂奏使從輕也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

母喜笑為飲食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趙廣漢為京兆尹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

劫人

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坐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富人

蘇回為郎二人劫之

規取其身為質今家將財贖之

有頃廣漢將吏

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

曉謂諭告之

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

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

處遇之或逢赦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令則得免脫也

下堂叩頭廣漢詭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

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塋具告語之

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皆曰死無所恨

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

罪者為虧枉除免之而三虧減也減除其不服極法

奏之抵罪或至死

王溫舒為廣平都尉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

稱為道不拾遺遷為中尉為人少文它昏昏不辨言

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

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鉞購告

言姦鉞所以受投書也置百落長以牧司姦大姦則以小事

魏相為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而吏議至四

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有老從事教吏民數百人遮

道自言官府盡滿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

神後博徐問知老從事所教乃殺此吏州郡畏博威

嚴後遷瑯琊太守齊郡舒緩養名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人以養

名博親視事右曹掾史皆病移卧博問其故對言惶

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

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皆斥罷諸病

吏白帝走出府門郡中大驚博治郡嘗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帝有劇賊及它非嘗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恐服

翟義字文仲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

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丞

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對飲未訖會義亦往

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

謁徑入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乃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

召亢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

立傳送鄧獄部分其掾而遣之鄧分亦南陽之縣恢亦以宛大縣恐是

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因太守行縣以文義自隨即送鄧之獄

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載

環環繞也宛市廼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

後漢梁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

蓋延為左馮翊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為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

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

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強直

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賈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畧建初中爲朔方太守
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苦爲居人所僕役不得
爲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叅選轉相監司以趙
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
敢入塞

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
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
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
風自然悚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瘦陶長
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董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

然

鄧壽爲京兆尹郡多疆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
冀州皆懷震悚各相簡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
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

張宗爲瑯琊相其政好厲猛敢殺伐

張衡爲河間王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
其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
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爲正理

張酺爲東郡太守雖儒者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
擊豪強

韓陵為南陽太守發摘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

朱穆字公叔桓帝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

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

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嘗侍並以檄謁穆穆

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

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盡

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

歸葬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

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

是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

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

謝成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廳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輪作左較後復赦之

王渙為兖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

部郡所屬之郡也

張禹為下邳相功曹史戴閏故大尉掾也權動郡內

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自長史以下莫

不震肅

范康為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

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侵奪人田宅皆遽還之

趙苞為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

陳蕃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

蕃喪妻鄉人里邑唯許子將不往日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李膺為青州刺史有威政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屬城聞風皆自引去

成瑨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凡至境界下車振威以簡攝之

劉祐為司隸較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隱匿財寶威行朝廷

陳龜為京兆尹時三輔豪強之族多侵任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

橋玄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贓罪玄收考髡笞死於冀市一境皆震

劉表為荊州刺史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

魏陳登漢末為東陽長有能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

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

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

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

王基為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為政清嚴有威惠民設

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

蜀張嶷為越雋太守定存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二百

州州州威嚴
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
取署長史焉疑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槃木王男
甚為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
十直往收致捷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
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
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

晉何曾魏末為河內外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
中

郗詵為雍州刺史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
王遜為魏興太守永嘉四年寧州治中毛孟詣京師

求刺史乃以遜為南夷較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
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
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
依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選舉董聯為秀才建寧
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行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
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
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
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震服威行

寧土

吳彥為順陽內史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

之以罪及彥爲之清貞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與其去職

山遐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垂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

宋吉翰爲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齋閣呈其事翰省其語令且去明可便呈明且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

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

劉懷慎爲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

劉湛領歷陽太守爲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

沈攸之爲鄆州刺史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繇小人凌侮士大夫也

蕭惠開行雍州州府事善於爲政令行禁止又爲東海太守時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

假還郡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畧同又經
情款日以負釁推屈慮興宗不能諳已戒勒自下蔡
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
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為誰遣人歷船訊惠
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皆無一人
答者

南齊孔琇之為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
清嚴

梁蕭穎達為豫章內史在任威嚴郡人畏之

蕭景監揚州事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

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
如火大糲汝手何敢留之其為所畏敬如此

江革為廬陵王長史行府州事以清嚴為百城所憚
又為會稽郡丞行府州事功必賞過必罰民安吏畏
百城震恐

瑯琊王騫為山陰令賊貨狼藉望風自解
何遠為新興內史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
民不敢非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治狀
高祖每優詔答焉

後魏元興都聰敏剛毅為河澗太守為政嚴猛百姓

憚之

元志為揚州刺史在州威名雖減李崇

臣欽若等曰李崇延昌初

為揚州刺史大有威望

亦為揚荆楚所憚尋為雍州刺史

穆鐵為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公以威猛稱

李詵試守博陵郡抑強扶弱政以威嚴為名

房士達為平原太守時邢杲寇亂憚其威名越郡城

西度不敢攻逼

荀頹為雒州刺史為政剛嚴抑強扶弱山蠻畏威不

敢為寇

李曾為趙郡太守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

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崑山界得一屍妄謂趙

郡地賊長責之還令送歸故處

張彞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

臨隴右彌加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赫然

可觀羗夏畏服憚其整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

劉藻為秦州刺史誅戮豪橫羗氏神之遇車駕南征

以藻為來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夏

侯道歷華州瀛州刺史為政清嚴

裴他為趙郡太守為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

不改肅

羊敢為廣平太守甚有名能姦吏跼蹐秋毫無犯

宋世景為滎陽太守鄭尚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

受納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

借假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

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走於

是寮屬畏服莫不改肅

王椿為太原太守歷華殷冀瀛四州刺史性嚴察下

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

北齊清河王岳為冀州刺史轉青州刺史任權口久

素為朝野畏服久為三藩百姓望風警憚

蔡雋為齊州刺史為人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

部分使民畏服之

劉緯為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仰

後周裴果為正平郡守果正平本郡人也以威猛為

政百姓畏之盜賊亦為之屏息

宇文深為東雍州刺史為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

右吏民懷之

崔說為涼州刺史說蒞政強毅百姓畏之

鄭偉為華州刺史偉前後蒞職皆以威猛為政吏人

莫敢犯禁盜賊亦為之休止雖未仁政然頗以此見

稱
隋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僮隸無敢出門所置鹽菜
必於外藏凡百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
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

崔弘度為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
吏人讐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
賊屏迹

田式為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
犯者

元亨為衛州刺史衛士俗薄亨以威嚴鎮之

高勵為上開府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勵有威
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
生羌相率謁府稱詣前後至者數十餘戶豪猾屏迹
路不拾遺在職數年稱為治理

爾朱敞為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為明肅民吏懼之
唐李勣貞觀中授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尉府長史
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為稱職

李暉簡較雍州長史糾發姦豪無所容貸甚為吏人
畏服

王方慶為廣州都督管内諸州首領多貪縱百姓有

詣府稱寃官以先受首領餽餉未嘗鞫問方慶乃禁止府寮絕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其罪繇是境內清肅

楊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權懷恩爲變萊衛雅四州刺史合州長史所歷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爲宋州刺史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懷恩路繇汴州德幹送出郊懷恩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爲德幹大慙時議

遂以爲不如懷恩也

薛季昶則天時爲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後歷魏陝二州刺史雒州長史所在皆以威肅爲政
張知謩天授以後歷房和舒延德定稷晉雒宣貝十二州刺史所蒞有威嚴人不敢犯
魏元忠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簡較雒州長史政號清嚴宋慶禮爲貝州刺史遷簡較營州都督爲政清嚴而勤於聽理所歷之處人吏不敢犯
張嘉貞爲并州長史爲政嚴肅甚爲人吏敬思
李嵩爲汝州刺史爲政嚴簡州境肅然

韋虛心爲荆揚長史兼採訪使所在官吏振肅威令甚舉

崔隱甫爲都留守爲政嚴肅甚爲人吏所憚

信安王禕歷蜀漢二州刺史政號清肅人吏畏而服之

李齊物歷鳳翔京兆尹無術學在官嚴整好發言吏陰事以察爲能少恩而清廉自飾人吏莫敢抵犯

李禕言爲漢襄相岐四州刺史所歷皆以嚴幹聞

嚴郢爲京兆尹清嚴疾惡練於法令敢誅殺盜賊屏息胥吏莫敢欺

李若初爲浙西觀察使善於吏道至性剛嚴彊力束下吏人甚畏服

李鄠爲淮南節度使當官嚴重以峻法操下所至稱理而剛決

穆寧爲鄂岳沔都團練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者殆絕與寧夾江爲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

劉贊父彙祖子玄皆左嘗侍贊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贊領宣州十餘年祖父皆以文學稱贊不知書唯以強猛立威官吏畏重之

王沛為海沂密節度使邦實新造人多曠驚沛明法制董師旅軍鎮大理

王起鎮蒲州每歲蕃使繇於郡府逆旅郵傳咸苦之起至是待之以禮抑之以威無敢犯者

蕭廩乾符中除京兆尹時軍容使楊復恭有假子抵罪廩命地界捕之尋為所毆既至斷曰新除京兆尹敢收所繇將今百司難逃一死時政救者為盈門尋殺之繇是內外畏服

梁馮行襲鎮同州到任誅大吏張澄是亦其罪州人莫不惴懾

後唐孔循為許州節度使為政嚴明軍民畏而愛之周武行德為西京留守白馬寺僧永順每歲至四月於寺聚眾擊鼓搥鈴衣婦人服赤麻縷畫襪誦雜言里人廢業聚觀有自遠方來者行德惡其惑眾殺之又前留守恩都押衙徐衍徐祚以醉訛言行德斬之

革弊

夫政化之貪弊民俗之浮偽因習而不改流蕩而忘返非夫賢明之長窮察其事形於教條峻其科謫剷去蠹害納之軌物又曷能祛累積之根抵革閭閻之視聽哉東漢而下居方牧之任者乃有勤求民瘼崇

樹治本敦正道以祛多僻厲德色以窒邪思去泰甚以厚其生蠲煩苛以除其疾出令畫一而下莫敢犯立誠果斷而妖不下興用能阜康斯人澄清屬邑信孚於比屋風動於百姓興化成治易俗至道惠浹於封內澤及於後世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是之謂歟

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嘗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祀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

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察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周舉為并州刺史大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

龍忌之禁

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

遂不出而焚死龍皇木之謂也春見東方心為火之盛故謂之禁火禁火俗傳本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至其亾日咸謂神靈不樂舉火繇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

俗頗革

宋均為九江太守浚道縣故城在今慎南縣有唐后二山民

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嫗

猶祭之有尸主也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

禁約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二月五日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樂巴為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恠小人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

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蜀呂乂為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諸

葛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道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

晉王恂為河南尹時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

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太原諸郡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武

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庾和穆帝升平中代孔嚴為丹陽尹表除眾役六十餘事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

劉敬宣爲宣城內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反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戶

宋謝方明爲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賒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連

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濶畧苛細務在綱領州臺符攝卽時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辯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此伍之罪判从繫之獄每征伐兵運不充悉發倩士庶事旣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卽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方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詠一人不圖坐羊玄保爲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士叛制一人不禽符五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一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繇皆爲窮

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爲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以貞懼致流弊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臣愚以單身逃役便爲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旣憚重負各爲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旣無堪能坐鄰勞吏名器虛借所妨實多將恐階級不足供賞伏勤無以自勤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耶則應是與天下爲一若其非耶亦不宜獨行一郡民罹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思敢率管冗冒以陳聞繇此此制得停

蕭摹之爲丹陽尹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彫像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白項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主更以奢意爲重舊宇頽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闕神祇有累人事遵中越制宜加裁簡不爲之防流竟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開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材瓦悉沒入官詔可

南齊豫章王嶷爲荊州刺史務存約省停州府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遣二千餘人見囚五歲以下不連臺者悉皆原遣之以市稅重重所寬假百姓甚悅王僧虔爲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寬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太祖納其言而止

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旒約服甄墓棕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

顧憲之爲衡陽內史土俗山民有病輒去就祖爲禱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各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繇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嘆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劉懷珍爲冀州刺史於堯廟祠神廟有蘇侯像懷珍謂主簿崔祖思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主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

梁楊公則爲湘州刺史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

宣城康王秀爲郢州刺史郢州當途爲劇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王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彫殘不可擾也於是務存省薄去遊逸費境壤晏然也

王神念爲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先時郡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糜費極多神念令毀撤風俗遂改蕭琛爲吳興太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張纘爲湘州刺史至州停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闕市戍邏先所防人皆省儉
鄱陽忠烈王恢爲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帝馬千疋以付所訂之家恣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民人賴之

袁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爲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襦師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簡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

衆卽刑於市而焚神一都無敢行巫
後魏任城王澄爲定州刺史初人中每模調百姓煩
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州賴又禁
遺布絹不任衣者

楊椿爲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
攝凡入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軍師各四十六人
自中原稍定入軍之兵漸各南成一軍兵統千餘然
主師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師百八十
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嘗發夫三千草
三百車修補埤堰椿以屯兵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

至閑月卽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
之

封回爲安州刺史山民愿樸父于賓旅同寢一室回
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

鹿生爲濟南太守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
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制斷之聞者嗟喜
崔猷爲京兆尹時婚姻禮嫁娶會之辰多舉音樂又
鄠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綉者猷請禁斷事
並施行

北齊蘇瓊爲南清太守禁斷淫祀

清河王勵爲楚州刺史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神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家業勵歎日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

隋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則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繇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簡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觀其飲食於是悉愈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繇命不關

相看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而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

唐蕭齡之貞觀十八年爲廣州都督表稱嶺南州縣多用土人任官不顧憲章唯求潤屋其婚姻資湏卽稅人子女百姓怨苦數爲背叛且都督刺史多居庄宅動經旬月不至州府所有辭訟皆委之判官省選之人竟無几案惟有勅詔施行纔經省覽而已又守領之豈年別娶妻不限多少各營別弟肆情侵奪專恣若是實數纒倫於是詔下並皆禁斷自此蠻俗使

之

黨仁弘爲戎州都督夷獠之俗賣親鬻子仁弘制法禁斷百姓便之

李嵩爲太原尹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爲業及死不斂但輿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爲黃坑坑側有餓犬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苦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嵩到官申明理憲期不再犯仍發兵捕殺群狗其風遂革

杜亞爲淮南觀察使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街衢造屋行旅擁蔽亞乃開拓疎啓公私悅賴焉

裴度爲蔡州節度使吳元濟平度乃視事蔡人大悅其俗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有經過醉飲者皆以軍法論度始至惟盜賊鬪殺外餘盡除之其件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百姓始知王人之樂薛珏爲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遙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廩役者三千戶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珏皆省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贏

于頔爲蘇州刺史吳俗事鬼神頔病淫祀廢生業廟宇皆撤唯吳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

王樞爲京兆尹奏以諸縣皆有鎮軍並隨逐水草牧放羊馬賊徒因茲假託挾帶軍器晨夜混雜善惡不分伏請從今日已後牧放之徒不得躬帶刀劍器仗等放牧仍請詔下後十日外有犯者百姓所在集衆決重杖二十屬軍者許臣擒捉牒送本鎮亦准例科決仍便解退其近城弋獵准前後勅並以禁斷公郡駙馬將軍子弟子鷹鷄准勅但許城南按放不得輒越諸界並請不得別持刀劍等所冀邦畿之內盜賊并息居人行客晨夕獲安詔可其北軍按習不同私家任隨便近

孔鄴爲廣州刺史至郡禁絕賣女

鄒士美爲昭義軍節度前政之豐給浮費至則皆裁撤焉

楊於陵爲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口編戶無以別白於陵請置挾名勅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差以條限繇是京師豪強復知所畏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壯年得位銳於報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恠有父母兄弟癘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斯

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祀一千一十所又罷私色山房一千四百六十四以清冠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時徐泗觀察使王智興奏請於當道置浮圖戒壇度僧尼元和已來屢有詔旨禁絕此弊諸道莫敢有請獨智興首啓其事因緣率歛甚於王稅自淮已南蚩蚩之徒奔走尤甚智興之家資累巨萬蓋因以此德裕狀論云徐州觀察使近於泗州開元寺置戒壇從去冬便遣僧人於兩浙福建已來所在帖榜召僧尼受戒江淮自元和二年後更不度人百姓聞知遠近臻奏當道僧尼又皆

私蓄資產與編氓無異自有戒壇已來 尸有三丁五丁者皆發遣一人出家意在規避丁徭影古資產正月已來百姓落髮者無數蒜山渡僧一日點得一百餘人過江勘問唯下四人是舊出家沙彌及客僧餘悉是蘇嘗州百姓亦無本州公憑其時並勒歸本貫還俗訖聞泗州所置戒壇只在聚歛財貨殊非爲降誕資福之意其僧到者每人納錢二千當日給牒放廻元不受戒若不鈐制直到降誕日方停計兩浙及福建合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小繫於朝廷法度况江淮賦役至重實要稍爲限約狀到中書門下

卽時奏停又宋汴觀察使令狐楚上言亳州聖水出有疾者飲之輒愈無遠近老幼莫不奔赴兼繇中書門下德裕又狀論云亳州聖水訪問本因無良僧三數人欲求丐錢物與側近百姓相知稱此水能療疾病訛言一扇遂至惑人數月已來自淮泗達於閩越無不奔走又聞此水每斗三貫價每三二十家卽顧一人就亳州取水發心之時數十家已不食葷血服此水後又三七日蔬食兼於門牆帖榜食葷辛者不得入門就任妄中又多非本水皆是無良之徒所在別取水販賣其百姓羸老病疾者旣須踰月蔬食又

盡屏絕醫藥飲此惡水並皆因篤自秋已來此水過江者每日嘗不下三五十人除當道百姓外兼半是越州福建百姓近已於蒜山津嚴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信惑不已伏以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虛誕人以爲妖今亳州水頗近於此又爲黎甿之害伏乞特申典制速令填塞所冀人知禁令俗保乂安於是宰相裴度於汴州狀後判曰妖繇人興水不自作牒宋汴觀察使填塞訖報時人皆以爲當德裕後爲淮南節度使又奏比以婦人長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頒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閭閻之間濶四

尺今令濶一尺五寸裙曳四尺今令曳五寸事關釐革不敢不奏

正月十五日延安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幹得罪德裕因有是奏

陸亘為浙東觀察使將行延英面奏節制分兵在州貽患於國詔天下兵分於屬郡者隸於刺史初越之永嘉郡城於海墻嘗陷寇境奪官吏廩祿之半以代嘗賦因循相踵吏返為姦亘按舉賊罪表請郡守已降增給其俸人至於今賴之

崔郾為郊州觀察使舊弊有二供不足奪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郾以廉使嘗用之直代之

牛僧孺為鄂岳觀察使江夏城客土散惡難立垣墉

每年加板築賦菁茅以復之吏緣為姦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茅苦被築之費歲十餘萬卽賦之以傳以當苦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

王彥威為陳許節度奏毀除管内山房三千八百餘

所

盧均為廣州節度使奏請禁土人與外蕃婚姻及禁蕃人置田宅可之夷人與華人雜居婚娶歲月滋久至均方能立法以禁之

後唐馮贛為北京留守先是以相堂為使院後以為樂營羣吏簿籍無定居又取太原縣為軍營縣寄治

潛玄觀墳至並詢舊制復以相堂爲史院太原歸舊縣其餘觸類如之

周知裕爲安州留後淮土之風惡其病者至於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於他室或時問訊卽以食物揭於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召鄉之頑狠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繇是弊風稍革

王晏球長興中爲青州節度使奏臣所部州縣黠簡到見役節級所繇等四千五百餘人今留合充役者二千八百餘人並放歸農訖明宗優詔褒之

晉王傳拯爲寧州刺史州接蕃部前政滋章民多厭

苦傳拯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

王周爲涇州節度使奏前節度使張彥澤在任日不法事二十六條已改正停廢詔褒之

漢闢建爲景州刺史本州三正至節進馬一疋價錢五萬舊例分配牙前及諸縣人吏因茲丐歛編民今後所買進馬刺史出自俸錢又每歲冬月量於鄉村分配柴薪供州鄉因此求取過倍薦蒞蔬園舊亦諸縣取給今並止絕滄州奏之優詔獎激仍示諸道州府

周李從敏爲定州節度使其政靜而不煩易定征賦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九十
舊典三鎮同風賦歛出自藩侯朝法不能拘制至是
從敏削舊弊載振朝綱不取兵於民不橫賦於境部
內便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

強明

古者列爵分土以封諸侯威福自專政令已出故俗
既易治民亦恭命秦氏而下罷侯置守地廣於曩日
勢輕於昔人至於抑兼弁制豪猾評獄犴靜鄉閭非
強以立威明以鑿物則何以致尤異之治興誼誦之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九十

一

聲乎然則寬猛相濟韋弦在御乃有誠之於儒以苛
為強防之在闇用察為明即古之循良異乎斯矣苟
或強而不苛明而不察曲直立斷而輔以簡易情偽
洞見而兼以仁恕固可以三月而報政百年而勝殘
焉

漢田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
胡倩等謀反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

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譔見欲收取之廣明
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

圍陳留縣者圍使小史待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

賁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

趙廣漢為京兆尹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

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

風風讀日諷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

伏辜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不寢

至且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致也距閉也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眾

覺覺所繇以閉其術為距也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賈讀日價

下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

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既行之宅人效

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

吏受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
為書記以召之若今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

戲日至府為我多問趙君多厚也言千亭長既至廣

漢與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謝告也何以不

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

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

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長老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

莫能及時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

喜過京兆界從讀日縱廣漢歎曰亂吾法者嘗二輔

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

張敞為京兆尹為人敏疾賞罰分明是惡輒取時時

越法縱舍有足大者越法縱舍即其治京兆畧循趙

廣漢之迹方畧耳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

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

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與京師長安

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浩大也穰盛也言人郡國二

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其从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

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任職敞

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

子數從之

田延年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叅爪牙誅鉏
豪強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治郡明察吏民賢不肖及姦邪

罪名盡知之縣縣有記籍自聽其政言決斷諸縣姦
邪之事不委令

長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披有罪者籍
也解讀日解

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嘗至於死取人必於

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
則收取罪人以驚眾也

不以無事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

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川廉平疾姦吏以為

右職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

賊發其比伍中此為左右相次
者若今伍保也翁歸輒召其縣長吏

曉示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抵歸
也所

經過及所
歸殺也類嘗如翁歸言無有遺脫

黃霸為潁川太守吏民見者語次尋繹繹謂抽引
而出也問

他陰伏以相叅考嘗欲有所伺察擇長年廉吏遣行

屬令周密屬戒也周密不泄
漏也屬之欲反吏出不敢舍郵亭止舍
也

食於道傍鳥攫其肉攫搏持
之也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

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白

甚苦食於道傍乃為鳥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

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鯨寡孤獨有死無以葬

者卿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某所大木可

以為楮其所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

如此識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出不知其果何術也咸稱神明

姦人夫入他郡盜賊日少

薛宣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

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

竟雖每案驗之不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

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賊具得所受取宣察湛

有改節敬宣之効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賊牒書為書於簡牒也

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

法有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

章依當時律條減直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

退可復申眉於後申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官者即無其

事復封還記為君分明之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為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

匪諱即欲與宣書湛自知罪賊皆應記記相當宣辭語溫潤

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

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

日告櫟陽令吏民言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

適讀言斂取錢物以供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給與造非法之用

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賈讀證驗以明白欲遣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九 五

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游本因薦舉得官而故身又是儒者故云

使掾平鐫令平掾之名鐫謂琢鑿也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令詳思之方調守言欲選人具代游守令職游得檄亦解印綬

去又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

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

粟邑縣小辟在山中辟讀曰僻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

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宣即以令奏

賞與恭換縣時令條有不稱職得改之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

治宣因遺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

滕薛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卿之家老家

之長相也滕薛小國諸侯也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

可撫也撫音誣同也兼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言自

端拱無為而願勉所職卒功業

朱博為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更歷也音上衡反及

為刺史行部行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

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

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趣讀日足既白駕辨博出就

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

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

長史者行部還詣治所治所刺史止理事處其民為吏所寬及

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屬委也因博駐車

决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

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乘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

吏州郡畏博威嚴徒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瑯琊

太守齊郡舒緩養名言齊人之俗性遲緩博新視事

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博

問其故對言惶恐言懼新太守之威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

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髯頰毛也

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

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新補置以皆斥罷

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項之門下掾贛遂

贛古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

送反以此教告王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

又勅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裙音紹謂不中節度自今

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

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耶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

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

耳言不且持此道歸堯舜

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

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嘗令屬縣各用其豪傑

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宅非嘗

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効必加厚賞懷詐不

稱誅罰輒行稱副也以是豪強懾服懾之也姑幕縣有羣

輩入人執仇廷中皆不得於縣廷之中執仇殺人長

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

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乃見

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

與之耶與讀皆日預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隱度其言曰授

之占之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言已得縣

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游徼職主捕盜

賦故云王卿得勅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騫十餘日

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閣

閱詣府閱功勞也閱所經歷也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部掾所部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

蒲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

武謫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言少仁愛而不能便於人然亦縱

舍時有大貸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土戴反下吏以此為盡

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姓尚方各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

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

召見視其面果有癍博辟左右問禁辟讀日關是何等創

也禁自知情得言其得被叩頭服狀博嘆曰丈夫固

時有是言情欲之事馮翊欲酒卿恥杖拭用禁酒音

反杖音能効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言盡死博因

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令不泄杖拭之言而

於博記以言因親信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

它伏姦有功効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

閣藪責以禁等事與筆札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

得有所匿積累前後欺謾半言斷頭矣謾訴也言慢

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

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已投刃使削所記遣出就職

功曹後嘗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言進

何武為楚內史遷沛郡太守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

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簡欲除史先為科例以

防請託

後漢孔奮繇武都郡丞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

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

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稱

為清平

羊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

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

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悚莫不震懾

法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

樂巴爲桂陽太守視事七年政事明察

荀淑爲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爲神君

刁題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

陳蕃爲樂安太守民有趙宣塋親而不閉塹隧因居

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

以薦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

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

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汚鬼神乎遂致其罪

王吉爲沛相

吉宦者王甫養子年二十餘

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

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嘗

有微過酒肉爲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

謝夷吾爲荊州刺史雅性明達能決斷罪疑行部始

到南陽縣遇章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荊州刺史

入博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帝臨西

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

三百餘事與帝合帝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

不憂天下嘗以勵羣臣

馬嚴爲陳留太守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所言

張禹爲楊州刺史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

黃昌爲蜀郡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稱寃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

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疆

魏倉慈爲燉煌太守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曹不滿十人

袁渙爲梁相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明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徽等以爲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

主簿以不請爲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古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容不必循嘗將有權也間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劾

司馬岐爲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千數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千數

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

陳矯爲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从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

王修爲魏郡太守爲治抑強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蜀楊洪字季休諸葛亮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

晉荀晞爲兖州刺史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

人不敢欺

陶侃爲荊州刺史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木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紀瞻爲會稽內史時有詐稱大將軍府符收諸軍令令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劉頌爲淮南相任官嚴整有政績舊修陂年用數萬人豪強兼弁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劉道規爲荊州刺史善於爲治政刑明理民莫不畏而愛之

周處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

前秦苻融爲司隸較尉苻堅及朝臣雅皆嘆服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

南齊王敬則歷南兗州刺史丹陽尹雖不大識書然性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豫章王彊爲荊州刺史時太祖輔政務在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

者甚衆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
不連臺者皆原遣

裴昭明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
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
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

梁始興忠武王憺爲荊州刺史民辭訟者皆立能待
符敎決獄俄頃曹無留事民益悅焉

安成康王秀牧荊州時武寧太守爲弟所殺乃僞云
土反秀明其慝慝望風首伏咸謂之神

蕭異爲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

姦吏優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

蕭景爲兗州刺史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
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

孔休源爲宣惠將軍監揚州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
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

張緬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
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決斷允愜甚稱賞
之

江革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
革分判辯析曾無疑滯

陳周羅喉爲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
惠立碑頌德焉

後魏崔光韶知青州事清直明斷吏民愛之

楊逸字遵道爲光州刺史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
晏不食夜分不寢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
然莫敢干犯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
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閭室終
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
尤美

陸馥

音步
木反

爲相州刺史簡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爲

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外於
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
江文遙爲咸陽太守勤於禮節終日坐廳事至者見
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奸
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悉止治爲雍州諸
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孝明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
年政治如在咸陽
樊子鵠爲兗州刺史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
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叅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弁載
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

宋世景爲滎陽太守縣吏三正至卽見之嘗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更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淮南王他孫法壽爲安州刺史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

北齊司馬子如行冀州事甚有聲譽發擿姦僞寮吏畏伏之轉行并州事

彭城景思王洸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郡內肅然守

令叅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齎糧食洸纖介知人間事有濕浹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於人舍食雞羹洸察知之守令畢集洸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價直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

蘇瓊爲南清河太守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盞酒無不卽知

馮翊王潤爲定州刺史性廉慎方雅習於吏職擿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

郎基爲潁川郡守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並免基所陳條綱旣疎獄訟清息官民遐邇

皆相慶悅

後周齊王憲子貴爲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過目輒記嘗道逢一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服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師道隨例來叅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師愕然遂自首伏明察如此

崔兼爲鉅鹿太守下車道人以禮豪族皆放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

于仲文字次武爲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隋乞伏惠爲曹州刺史曹武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嘗不以實惠下車案察得戶數萬後爲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

裴政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俸散給察吏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索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衆合境惶懼令行禁止

高權爲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

裴蘊爲京兆贊治發擿纖毫使民懾憚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以靜鎮之鄴都雜俗人多變詐作歌稱其不能理坐是免官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文帝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餽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洪恩帝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歌

辛公義爲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簡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察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閣
韋鼎爲光州刺史中州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嘗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逼留其人驚懼卽自首伏
陳孝意爲鴈門郡丞發姦極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
楊玄感爲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汙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

隱吏民敬服皆稱道其能
樊子蓋爲齊州刺史武威太守臨民明察下莫敢欺
薛胄爲兗州刺史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稱高平郡
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
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卽遣主簿追禁道力有
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以爲道力僞代
之比至秩蒲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口向道力已
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
固請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之詐也司馬容姦
當連其罪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

姦穢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

唐張亮歷懷州刺史歷夏幽麟三州都督府長史督
府長史所蒞之職潛遣左史伺察善惡發穢姦隱動
若有神抑豪強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

武士護武德末爲揚州都督府長史移丹陽郡於都
不口而就時論以爲明幹

李晦河間王孝恭之子爲右金吾衛將軍兼簡較雍
州長史京輦殷煩姦豪所聚前後官長多不能簡察
晦糾發其姦無所容貸甚爲人吏畏服

姚璠則天時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時蜀中官吏多

貪暴瑋屢發擿姦無所容則天嘗謂侍臣曰凡爲官長者能清身甚易得寮屬甚難至於姚瑋可謂兼之矣
李栖筠爲浙西觀察使浙西大藩且爲中原衣食之本栖筠明於政術臨事風生當時嗟伏若有神助
吳濬貞元中爲京兆尹府縣掾吏等以濬自少因緣外戚爲官當未閑習吏事有疑獄闕競難決者多候濬將出府時方諮呈與免指摘瑕類濬每閱視必能盤根錯節舉其利病而批押之未嘗分毫差舛官吏過犯者以理曉諭之罕有責罰

李選歷湖南江西觀察使銳於爲理持下以法吏不敢欺而動必知察

嗣曹王臯累爲潭洪荆襄觀察使性勤儉明察知人疾苦多設監伺能參聽於下將吏短長賞罰必信每遺人糧肉令自持量衡以致之官署布帛令縱書其幅而印之以絕吏之更易

李憲西平王晟之子憲宗元和中歷衛絳二州刺史累遷江泗觀察使後爲鎮南節度使憲雖出自勳伐之家弱冠以吏道自進前後所至能平反冤獄全活無辜者數百人政無敗事人頗稱之

楊於陵爲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別白於
陟請置挾名勅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
差以條限繇是京師豪強復知所畏

劉栖楚爲京兆尹推卹豪右不顧患難事無大小必
設鉤距故時人異之或稱其機往往有類於西漢時
趙廣漢者

梁趙犖季弟珣爲忠武留後珣公幹之才播於遠邇
至於符籍虛實財穀耗登備閱其根本民之利病無
不洞知庶事簡廉公私俱濟太祖深加慰薦尋加特
進簡較司徒

後唐張憲爲興唐尹知留守事憲學識優深尤精吏
道剖析聽斷人不敢欺

晉高漢筠爲曹州刺史以勾吏積欺在已妄擾封民
民去者半漢筠鞠而得情殺吏於廷民不踰月呼尋
比戶歌之

盧文進爲昭義節度使將吏以克狡相尚言訟成風
數政不能治文進至止鞠其罪必誅之其事漸息武
臣臨事潔身有斷當時少比

相里金爲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令干預民事
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之安大有聲

績

安重榮爲成德軍節度使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罵杖劍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其繼也因叱出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以爲快意繇此境內以爲強明大得民情

漢劉銖爲青州節度使乾祐中淄青大理銖下令捕蝗畧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濱海郡邑皆有兩浙回易務取民利如有所負回易吏自置刑案追攝士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卽告所部不得與

後復及擅行通攝浙人惕息莫敢干命

冊府元龜

